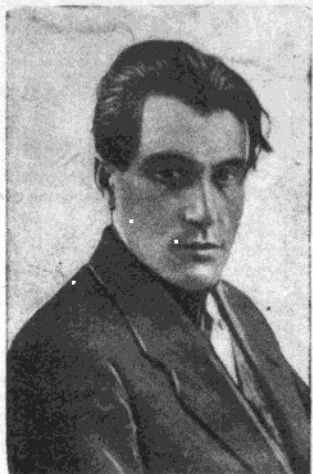


團的兒子

卡塔耶夫著 夢海譯



時代出版社



卡塔耶夫像

人 物

伐尼亞·格柔夫

葉那基葉夫

比斯柯

伏斯克烈先斯基

柯伐廖夫

馬特魏堯夫

女軍醫

女交通管理員

飛行員

步兵

工兵

聯絡官

第 一 景

公路上。交通管理員的哨崗。飛行員、工兵和步兵坐在離崗亭不遠的地方等待順路的汽車。天色漸漸暗下來。遠處響起砲轟的聲音。

工兵 （一面寫信，一面唱歌）

祖國的上空

浮起了朵朵的烏雲。

別哭，親愛的母親，

當你送兒子去打仗的時候。

別哭，親愛的母親……

鎗聲。

（傾聽，然後說）咱們進攻啦！

（女軍醫上）

女軍醫 各位同志，好哇！

大家的聲音 您好哇！祝您健康！

女軍醫 怎麼回事呀，各位都是在等車嗎？

步兵 是的。都是乘客。請坐，軍醫同志！

女軍醫 謝謝。（坐下）怎麼公路上看不見汽車？

女交通管理員 十八公里外河上的一座橋被炸毀了。現在正在修理。

女軍醫 要修長久嗎？

女交通管理員 大概過二十分鐘就可以修好了。請各位忍耐一下。

飛行員 二十分鐘，我們聽夠了。真是受罪哪！在天亮之前我要轉到前綫司令部去，以後我還要歸隊。每一點鐘都很寶貴。現在隨時都可以把我們的基地向西移動，那時候你可去找尋自己的機場吧？

步兵 在進攻的時候總是這樣的，離開自己的部隊是最要不得的。以後你再也趕不上了。

工兵 在我們挺喜歡進攻的時候。

飛行員 （對工兵）你從火綫上下來好久了嗎？

工兵 昨天才離開。

飛行員 你們那兒情形怎樣？

工兵 我們那兒正在全力進攻。已經前進了十五公里。

女交通管理員 外科醫生同志！讓我把自己的外套給您
鋪一下吧。

（鋪外套）

女軍醫 謝謝您。我整整三夜沒有合過眼了。

（比靳柯和伐尼亞上）

比靳柯 那邊出了什麼事呀？公路上怎麼一點兒動靜也
沒有？

女交通管理員 十八公里外的一座橋被炸毀了。現在正
在修理。請坐一會兒。休息一會兒。稍爲忍耐一下。

比靳柯 忍耐一下。（對伐尼亞）都是受你的累，瞓
吧，準要在這裏坐到天黑。該拿你怎麼辦？

伐尼亞 您坐下，睡一會兒吧。

比靳柯 睡一會兒？好傢伙！倒看不出你是這樣狡猾。

伐尼亞 什麼地方狡猾？

比靳柯 等我睡着了，你就可以趁機溜跑啦。

伐尼亞 我是不會溜跑的，叔叔。

比靳柯 別裝蒜。

伐尼亞 決不裝蒜。

比靳柯 那末好，過來。繩子大概又已經鬆開了吧？你
說的是老實話？

伐尼亞 可以對天賭咒，沒有鬆開。

比靳柯 給我看。

伐尼亞 喏，看好啦。

比靳柯 （拉拉繩結）沒有鬆開。

伐尼亞 當然囉！雙重的水手結。

比靳柯 低聲些。在衆人面前多不好意思。人家看見我
用繩子牽着你。他們會取笑的。怪不好意思的。安
靜些吧。

伐尼亞 行。

比靳柯 朋友們，好哇！

步兵 你好哇，戰神！（蘇聯人稱砲兵叫戰神——譯者註）

比靳柯 你好哇，戰地皇后！（蘇聯人稱步兵叫戰地皇后——譯者註）

步兵 請坐。

比靳柯 謝謝。

工兵 我想，現在我們可以吃些東西了。

（大家坐下來吃東西）

比靳柯 （坐下）坐呀，伐紐沙！（伐尼亞的親暱的稱呼——譯者註）。

伐尼亞 （坐下）叔叔，您不必疑心。睡一會兒養養神吧，等汽車來了，我會把你叫醒的。

比靳柯 哇，不成，老弟！開什麼玩笑！老麻雀不受第二次騙，我再也不上你的當了。別讓人家看見繩子，怪不好意思的。讓我把它放在防雨斗蓬下面罷。

伐尼亞 好吧。

步兵 你上哪兒去呀？

比靳柯 從火線上到司令部去，把這孩子交到那邊去。

再讓他們把他送到後方去，送到兒童宮或是學校裏去。

工兵 這個漂亮小伙子你們是從哪裏撿來的？

比靳柯 我們是從德國人後方撿來的。我們偵察回來，看見一個孩子睡在泥坑裏。我用手電筒把他一照，他就竄了起來！直向我們撲過來——手裏拿着一枚磨快的釘子。我好容易纔把他的手抓住了。

伐尼亞 我乍一醒以爲你們是德國鬼子，後來才完全清醒過來。

步兵 呵，你那麼恨德國鬼子！

比靳柯 這很簡單囉。怎麼能不恨呢。戰爭一開始，他的父親就被德國鬼子打死了。伐尼亞，對吧？

伐尼亞 是的。後來德國鬼子佔了我們的村莊。我媽不肯把牛交出來。他們用短劍把她戳了一下，我媽就斷了氣。

比靳柯 她奶奶和妹妹是活活餓死的。

伐尼亞 是的，她們都是餓死的。後來村莊被德國鬼子
燒了，我只好拿了袋子去討飯，後來……

比靳柯 後來，後來就這樣下去……

工兵 你幾歲？

伐尼亞 十二歲——十三歲剛剛開始。

步兵 呃，老弟。你從小就挨這麼多的苦。

飛行員 戰神，你們幹嗎不把他留在自己的砲兵隊裏
呢？

比靳柯 我們本來很想把他留下來，可是我們的砲兵指
揮員葉那基葉夫上尉不准許。他命令把他送到後方
去讀書。

伐尼亞 可是葉那基葉夫上尉連一眼也沒有見過我。假
如他看見了我，他一定會把我留下來的。

步兵 那末你願意留下嗎？

伐尼亞 非常願意，叔叔！反正我還是要逃回去找他
們的。

比靳柯 怕逃不了吧。各位想想看，他已經在路上做了這樣一件好事：從我手裏逃掉。車子還在開着，他從卡車上跳下來，往樹林裏直鑽。後來我好容易纔把他捉回來。

伐尼亞 要不是我的那本初級讀本，您一輩子也別想捉住我。

比靳柯 別擔心。我會捉住的。

伐尼亞 您的話不對。我在樹上睡着了，初級讀本落下來，打在您身上，您才發現我的。要不，您是無論怎樣也捉不住我的。

工兵 那末，小朋友，你幹嗎把初級讀本帶在身邊呢？

伐尼亞 三年沒有上學，我怕忘光了，所以帶着讀的。

飛行員 你認識字嗎？

伐尼亞 認識的。

工兵 好，讀一段給我們聽聽。

伐尼亞 （拿出初級讀本，讀）『奴隸不是我們，我們不是奴隸。用斧頭劈柴。用柴生爐子。樹林裏住着

熊和松鼠。」

步兵 夠了，夠了。

伐尼亞 他們答應給我各種給養。答應給我做軍服。還

答應帶我一塊兒去偵察。他們那兒的每一個小林叢

我都知道。隨便什麼地方我都能夠領他們去。

比靳柯 可惜沒有辦到。

伐尼亞 叔叔，不要把我送到後方去。咱們還是回到部

隊去吧。這您又用不着費什麼力！

比靳柯 上面命令過的。

伐尼亞 您別去聽它。

比靳柯 那可不行，老弟。在軍隊裏服務是不能那樣隨

隨便便的。

（電話鈴聲，女交通管理員拿起話筒）

女交通管理員 是。這末說……不能更早嗎？唔，好

吧。（對候車的人們）汽車在一個鐘點之內是不會

到的了。請各位休息一會兒吧！

步兵 倒他媽的楣啦！

飛行員 我自己走得去。

工兵 少尉同志，您上哪兒去呀？

（飛行員下）

支持不了啦。我想可以睡一會兒吧。

比靳柯 簡直是走頭無路。好吧，躺下睡一會吧，伐尼亞！（準備睡覺，檢查繩子，拉了幾下）

伐尼亞 喂，你拉我幹嗎？

比靳柯 沒有什麼。睡吧！我在這兒檢查路綫。啐，怎麼這樣要睡！眼睛簡直跟奶渣餅一樣，老是黏攏來。

伐尼亞 您睡吧！不必疑神疑鬼！

比靳柯 你自己怎麼不睡？

伐尼亞 我睡了。我睡了，叔叔。祝您晚安，祝您做好夢，祝您夢見驢子跟山羊。夢見驢子到天放亮，夢見山羊到大天亮，祝您晚安，祝您做好夢！

比靳柯 得了，得了，（打呵欠。站起來，來回踱着，重新坐下。對伐尼亞）你聽見鎗聲沒有？（拼命打

呵欠) 呃，我的老天爺！眼皮簡直要黏攏來啦。
喂，伐尼亞，伐尼亞！從前我也曾經是小孩子。我也放過牛。霧好像跟牛奶一樣，整個牧場上都是閃光，綠的、藍的、黃的、紅的……(拉繩子)

伐尼亞 (打鼾，抽動身體) 呼—呼—呼！

比靳柯 沒有。沒有走掉。還在那兒。(打瞌睡)

(啞場。伐尼亞爬下)

(醒來) 伐尼亞，你在嗎？他睡着了。好，睡吧，睡吧。咱們一會兒就要走啦。睡得這樣甜，小鬼！伐紐沙，你聽見嗎？(拉繩子) 還用說嗎：我拉拉他，他都一點兒不覺得。真是小娃兒！(拉繩子)

女軍醫 (醒來，氣忿忿地) 喂，我真不明白，這兒是在幹什麼呀？是誰老不讓我好好地睡覺？您拉我幹嗎呀？

比靳柯 哎喲！繩子解開了！他逃掉了！等一等！他溜跑了！唉，我的天哪！他真的逃掉了！不在了。同志們哪！

工兵（睡夢中）怎麼，咱們開始進攻了嗎？

比靳柯 你們沒有看見那孩子嗎？

女交通管理員 孩子跑啦。

比靳柯 跑啦？

女交通管理員 是跑啦。

比靳柯 他跑到哪兒去了？

女交通管理員 誰知道呢。

比靳柯 跑了好一會兒嗎？

女交通管理員 好一會兒啦。

比靳柯 他跑啦！同志們，這叫我怎麼辦呢？（跑下）

女交通管理員 好伶俐的小孩……嗯……「祝您晚安，

祝您做好夢……」

比靳柯（在幕後）伐尼亞！放牛娃兒！別惡作劇吧！

（幕下）

第 二 景

農舍的前院，現在成了團司令部。跑近前來的馬蹄聲。蹄聲停了。葉那基葉夫上。聯絡官迎上去。

聯絡官 您好哇，上尉同志！

葉那基葉夫 團長在嗎？

聯絡官 在，葉那基葉夫同志。請吧。

葉那基葉夫 謝謝。（下）

（伐尼亞上，對哨兵）

伐尼亞 叔叔，請問。這裏的長官在哪兒？

哨兵 走開，我在站崗，不能隨便說話。

伐尼亞 我只消問一句。

哨兵 （嚴厲地）走開！

伐尼亞 呃，你這個人的火氣怎麼這樣大呀！

（穿哥薩克軍服的孩子——上等兵伏斯克烈先斯基

從舞台側面跑上。聽見伐尼亞，停下）

伏斯克烈先斯基 你站在這兒幹什麼？

伐尼亞 愛站——就站。

伏斯克烈先斯基 走開，回到來的地方去！

伐尼亞 你自己走開！這又不是你的地方！

伏斯克烈先斯基 是我們的地方！

伐尼亞 怎麼？

伏斯克烈先斯基 就這樣。我們團部支隊駐在這兒。

伐尼亞 什麼支隊？

伏斯克烈先斯基 你管不着。

伐尼亞 那末你是什麼人？

伏斯克烈先斯基 等級的記號你懂得嗎？

伐尼亞 （不自信地）懂得。（大胆地）懂得。

伏斯克烈先斯基 那就好啦。肩章上是什麼，你看見沒有？近衛騎兵隊上等兵。懂嗎？